



“学记”译述

傅任敢著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

“学记”译述

傅任敢著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一九六二年·上海

“学记”译述
傅任敢著

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
(上海永福路123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090号

上海洪兴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 1/2 字数：30,000
1987年12月新知出版社第1版第1次印刷(1—6,500本)
1982年9月新1版 1982年9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4,000本

洪兴印
钉

统一书号：7150·1338
定 价：(八) 0.14 元

桂

目 錄

引 言.....	1
譯 註.....	4
述 义.....	26

引　　言

“学記”是“礼記”中的一篇。寫作年代大約在戰國末年與漢初之間，也就是二千年前。作者不詳；郭沫若認為像是孟子的学生乐正克所作①。

“学記”是中國教育史上一篇極重要的作品，值得好好研究。为什么呢？第一，因为它是中國古代教育文献中最早而又最完备的一篇。它从教育的作用，教育的目的，学校制度，視導制度，教育原則，教學原則，教學方法，以至教師問題等等方面都作了系統的闡述。它是我們研究中國古代教育實踐与教育思想的寶貴資料。除此以外找不出更有系統的材料。第二，因为它有許多有益的經驗和意見，虽然時間相隔兩千多年，但是对于今天的教育工作还是富有現實意義的。例如：教學相長与藏息相輔的道理，豫、時、孙、摩与注重啟發等原則，以及提問和答問的方法等等，无不能給我們以極大的啓示。第三，它不只是中國的一篇最早最完备的教育文献，也是世界上一篇最早最完备的教育文献。这是人类的寶貴財富，更是我國的驕傲。我們沒有理由不重視这份祖傳的財宝。

但是，我們对于“学記”的估价應該是实事求是的，既不可以估計不足，也不可以过份誇大。“学記”的內容实际上包括三种成分：第一种成分是古代教育现实的反映。例如它所称譽的

① 參見郭沫若：“十批判書”，“儒家八派的批判”，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。

“大學之教”和“大學之法”以及它所指責的“今之教者”，就不可能沒有一定的事實依據。這一種成分是有實際史料與借鏡的價值的。第二種成分是作者對於教育的意見。例如它所提出的“繼志”“博喻”“善問”“聽語”等等主張，就是作者個人及其同派儒者的意見。這種成分是具有思想史料與參考的價值的。這兩種成分中好的東西很多，但也不能一概搬用，只能批判地加以接受與發揚。第三種成分則是出於“托古改制”的願望，把美化了的前代情況當作事實。例如援引“古之教者，家有塾，黨有庠，術有序，國有學”的說法，就是一例。古代決無如此整齊劃一的行政區划與學校配備，這是不可信以為真的。

把“學記”譯成今文，與譯其他古籍一樣，是有一定困難的。“學記”雖則只是一篇二千多字的短文，但對某些章句，人們的看法是很紛歧的。前人今人，都是如此。甚至句讀也不一致。例如：“大學之教也，時教必有正業，退息必有居學。不學操縵……”王夫之却認為應該讀作“大學之教也時。教必有正業，退息必有居學，不學操縵……”^①又如“今之教者，呻其占畢，多其訊言，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。”鄭康成原讀作“今之教者，呻其占畢，多其訊，言及于數，進而不顧其安。”^②因此，很多地方，各家說法極不一致。今人中以邱椿的譯解較為精允，可惜只譯解了一小部分，不完全。最近有顧樹森的譯文，其中尚有值得商榷之處；嚴格說來，譯文是半譯半解性質。所以，斟酌取捨，頗不容易，只好力求在“文”“理”上說得過去。因為在“文”“理”上說得過去才有可能符合作者的本意，正如王引之引他

① 王夫之：“船山遺書”，“禮記章句”。

② 鄭康成注，孔穎達疏：禮記注疏。

父親所說的，“說經者期于得經意而已。前人傳注，不皆合于經，則擇其合經者从之。其皆不合，則以己意逆經意，而參之他經，証以成訓，雖別為之說，亦无不可。”^①這段話很使人嚮往，可惜自己學力不够，达不到這個境地。

① 王引之：經義述聞。

譯 註

本 文

譯 文

發慮憲①，

[执政的人对于國家大事如果能够]深謀遠慮，

求善良，

[并且]羅致好人[幫助自己來治理國事]，

足以謾聞②，

是可以博得一些名声的，

不足以动众③。

[但是]还不能够聳动群众的
听聞。

就賢体远④，

[如果]礼賢下士，怀柔远人，

① 發是發动的意思。慮是思慮的意思。憲字自鄭康成起一般解作法式，說這句話應解作“發計慮，當拟度于法式也。”俞樾則說，憲也是思的意思。“發慮憲”正好與“求善良”相對，都是連字同義。我从俞說。這句話的主語是下文的“君子”二字，不是泛指一般的人。孔穎達：“君子，謂天子、諸侯及卿大夫”，即執政的人。執政的人發生思慮，即深謀遠慮地考慮國事之意。

② 謾，鄭康成說：“謾之言小也。”聞，孔穎達說：“聲聞也。”謾聞就是小有聲譽的意思。

③ 动众，朱熹說是“聳动众听”，“致大譽”，也就是獲得大名声的意思。也有人說，动众是指感动众人，也通。

④ 就賢，孔穎達說：“賢，謂德行賢良，屈下就之。”体远，朱熹說：“远，謂疏远之士”，体远就是“親远”。孔穎達說：“远，謂才藝广远，能親愛之。”可見體就是親近的意思。远可譯作远人，包括疏远的人与远方的人。一說“体远，言体其远大者而行之也”，與孔說“才藝广远”都不好解。我以为就賢是指接近的对象而言，体远是指接近的范围而言。

足以动众，
不足以化民。
君子如欲化民成俗，
其必由学①乎。

就可以警动群众的听闻了，
[但是]还不可能教化人民。
执政的人如果想要教化人
民，培养良好的风俗，
看來只有通过学校教育才
行。

玉不琢，
不成器；
人不学，
不知道。
是故，
古之王者，
建國君②民，
教学为先。
“兑命”③曰：
“念终始典于学”④，
其此之謂乎！

玉石不經過彫琢，
是不能成为玉器的；
[同样]，人們不通过学习，
就不能够懂得道理。
所以，
古时候的帝王，
建立國家，統治人民，
无不先从教育入手。
“兑命篇”說：
“念念別忘教育”，
就是这个意思！

-
- ① 学，朱熹說是“教學”，戴岷隱說是“学校”。朱熹所說的教學就是今日所說的教育，不是今日所說的教學。綜考二說及全篇論旨，可譯作学校教育。
- ② 君，動詞，統治之意。
- ③ 兑應當作說，音悅。“說命”是“尚書”中的篇名。
- ④ 典，孙希旦說是“常也，言人君当始終思念常于学而不舍也。”全句是訓人君念念不忘教育之意。

虽有嘉肴，
弗食不知其旨①也；

虽有至道，
弗学不知其善也。

是故，
学然后知不足，

教然后知困。

知不足，
然后能自反②也；
知困，
然后能自强③也。
故曰：
教学相長也。
“兑命”曰：
“学学半”④，

即使有了美味的菜肴，
不吃是不能知道它的美味的；
〔同样〕，即使有了最好的道理，
不学习是不能知道它的好处的。
所以，
只有通过学习才能知道自己
的不够，
只有担任教学工作才会真正
感到困惑。
知道不够，
才能回头鞭策自己；
感到困惑，
才能不断努力钻研。
所以说：
教与学是相辅相成的。
“兑命篇”说：
“教与学是一件事情的兩方面”，

① 旨，鄭康成說：“美也。”

② 自反，鄭康成說：“求諸己也。”即反躬自省，嚴格要求自己之意。

③ 自强，鄭康成說是“修業不敢倦。”

④ 学学半，第一个学字音效，是教的意思；半者一物的兩半，也就是一件事的兩方面。

其此之謂乎！

正是这个意思！

古之教者①，

古时候的教育制度是：

家有塾②，

在〔每二十五〕“家”的“閭”設立“塾”，

党有序③，

在〔每五百家的〕“党”設立“序”，

術有序④，

在〔每万二千五百家的〕“遂”設立“序”，

國有学。

在國都設立大学。

比年入学⑤，

大学每年招收学生，

中年⑥考校。

每隔一年考查学生的成就一次。

一年視离經辨志⑦；

第一年考查学生閱讀課文的能力和志趣；

① “教者”不必解作教人的人，可以解作教人的制度。

② 家，指二十五家的閭；塾是学校名。

③ 党是五百家的行政区划；庠是学校名。

④ 術，鄭康成說：“術當為遂，聲之誤也。”遂，是万二千五百家的行政区划；序是学校名。

⑤ 比年入学，鄭康成說：“學者每歲來入学也。”

⑥ 中年，鄭康成說：“中，犹間也。間歲則考學者之德行道藝。”

⑦ 离經，張載說：“離析經之章句也。”离是分析之意，經是当时所学的课文。辨志，鄭康成說：“謂別其志意所趣向也。”

三年視敬業樂群①； 第三年考查學生的專業思想是不是巩固，同學之間是不是相親相愛；

五年視博習親師②； 第五年考查學生的知識是否廣博，學生對於教師是否親密無間；

七年視論學取友③； 第七年考查學生研討學問的本領與識別朋友的能力；

謂之小成④。 [合格的]就叫作“小成”。

九年知類通達⑤， 到第九年，學生對於學業已能觸類旁通，

獨立而不返⑥， 他們的見解行動已能堅定不移，

謂之大成⑦。 就這叫作“大成”。

夫然後足以化民成俗； 这樣才能收到教化人民，移風易俗的效果，

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， 使跟前的人心悅誠服，遠方的人響往來歸，

① 敬業樂羣，朱熹說：“敬業者，專心致志，從事其業也。樂羣者，樂于琢磨，以輔其仁也。”

② 博習親師，朱熹說：“博習者，積累精專，次第該遍也。親師者，道同德合，愛敬兼盡也。”

③ 論學取友，朱熹說：“論學者，知言而能論學之是非。取友者，知人而能識人之賢否也。”

④ 小成，小有成就的意思。

⑤ 知類通達，朱熹說：“聞一知十，而觸類貫通也。”

⑥ 獨立而不返，朱熹說：“知止有定，而物不能移也。”

⑦ 大成，大有成就的意思。

此大学之道也。
記曰：
“蛾子时術之”^①，
其此之謂乎！

这就是大学設學的宗旨。
古書上說：
“小螻蟻总是跟着大螻蟻走”，
豈不正好說明了這層道理嗎！

大學始教，
皮弁^②祭菜，
示敬道也。
宵雅肄三^③，
官其始也^④。

大學开学的时候，
〔官吏要〕穿着礼服，备办祭菜，举行祭祀，
为的是表示尊师重道的意思。
〔学生要〕誦習小雅中的头三首詩，
〔为的是使他們〕从开头就懂得做官的道理。

-
- ① 蛾同蟻。这句话一般从鄭康成的解法，就是：“蛾，蚍蜉也。蚍蜉之子，微虫耳，时術蚍蜉之所为，其功乃复成大垤。”王夫之则解作：“術，徑也。蟻之后行者踵先行者，接迹相繼，則徑不迷而远可至。民虽愚而上以教倡之，则順从而樂道矣。”兩說都通，現从王說。如照鄭說，就可譯作：“小螻蟻不断学着衙土，也能衔成大螻垤。”
 - ② 皮弁，鄭康成說是“天子之朝朝服也”，王夫之說是“士之祭服”，总之，是一种礼服。至于是誰穿着礼服去举行祭祀呢？孔穎達說是“天子使有司服皮弁”，王夫之也說是“士弁而祭于公”，可見不是天子自己去祭。
 - ③ 宵雅肄三，一般采用鄭康成的說法，就是：“宵之言小也。肄，習也。習‘小雅’之三，謂‘鹿鳴’‘四牡’‘皇皇者華’也。”一說，宵如字，言夜間令習“小雅”三章。一說，雅訓為常，三是再三之意。都通。
 - ④ 官其始也，鄭康成說：“所以劝之以官。”朱熹、王夫之等人都主此說。一說，官是訓練管束之謂。

入学鼓篋，
孙①其業也。
夏楚②二物，
收其威也③。

未卜禘④不視學，
游⑤其志也。

時觀而弗語⑥，
存其心也。

幼者听而弗問，
學不躐等也⑦。

学生上学，要按鼓声打开書
篋，
为的是使他們重視學業。
[大学里备有]教杖，
为的是維持整齐嚴肅的秩序。
[教官]不到夏祭以后不去考
查学生的成績，
为的是使学生得以按照自己
的志趣从容學習。
教师应对學生的學習經常加
以檢查指点，但不要〔煩瑣
地〕灌輸，
为的是培养学生自己用心思
考的習慣。
年幼的学生只許听，不許問，
为的是使他們〔循序漸進而〕
不越級地學習。

① 孙，恭順的意思。

② 夏楚，王夫之說：“夏与櫟同。‘尔雅’云，櫟，苦荼，蓋今之茶茗，其核条可为杖以扑人。楚，荆条也。”总之，是体罰用的杖棒。

③ 收，是收斂約束的意思。威，是威仪，即仪容举止，學習紀律。

④ 卜禘，朱熹說：“禘者，夏祭之名。言卜禘者，禘必先卜也。”

⑤ 游，是优游、从容的意思。

⑥ 時觀，焦循解得較好，他說：“當其可之謂時。觀者，示也。”弗語是孔穎達所說的“不可囁告語”的意思。

⑦ 这句话的意思，朱熹解得較詳。他說：“年有長幼，則學有淺深，故其進而受教于師，使長者謿問，而幼者从旁听之。所以教之使循序漸進，而不可踰越等級也。”

此七者教之大倫①也。

記曰：

“凡學，
官先事，
士先志”②，
其此之謂乎。

大学之教也：

時教必有正業③，
退息必有居學④。

不學操縵⑤，
不能安弦⑥；

这七件事就是大學教育的基本綱領。

古書上說：

“在教育这件事上，
教師的責任首先在于盡職，
學生的責任首先在于立志”，
就是這個道理。

大學進行教育的方法是：

在規定的時間進行正課，
休息的時候也有種種課外作業。

[因為，課外]不習雜曲，
[課內]就學不好琴瑟；

① 倫，是道理之意。大倫就是基本的道理。

② 這句話一般根據朱熹的解法，就是：“官，已仕者；士，未仕者。官與士之所學，理雖同而分則異。故一以盡其事為先，一以尙其志為先。”意思是說，官是指做了官的學生，士是指還沒有做上官的學生。我覺得不然。官是指教官，即官師，正如王夫之所說：“蓋自州鄉庠序以及大學，必專有官師，而今亡矣。”士是指學生。

③ 時教，朱熹說：“時教，如春夏禮樂，秋冬詩書之類。”意思就是在規定時間內所進行的教育。正業，陸佃說：“時教之所教也。”就是正課。

④ 居學，孙希旦說：“謂私居之所學也。”即課外作業的意思。

⑤ 操縵，鄭康成說：“雜弄也。”操當動詞用，縵指雜聲之和樂者。王夫之說：“操，琴瑟曲名。縵，引也，今曲中有慢者，即其義。”總之是旁涉樂曲之意。

⑥ 安弦，安是學好的意思；弦指琴瑟之類，在這裡代表音樂一科。

不學博依①，
不能安詩；
不學雜服②，
不能安礼。
不兴其藝③，
不能乐学。
故君子之于学也，
藏焉修焉，
息焉遊焉④。
夫然后安其学而親其师，
乐其友而信其道，
是以虽离师輔⑤而不反也。

[課外]不習歌詠，
[課內]就學不好詩文；
[課外]不習洒扫、应对、進退等雜事，
[課內]就學不好礼仪。
[总之]；如果不提倡課外的技藝，
学生就会學不好正課。
所以，善于學習的人，
學習的時候努力進修，
休息的時候盡興玩弄雜藝。
这样，他們才能搞好學習，親近師長，
乐于交友，坚持信念，
日后离开师友也就不会違反师友的教誨了。

- ① 博依，解法紛歧。鄭康成說：“博依，廣譬喻也。”王夫之加以解說，說是“依犹譬也，謂依彼以類此也。博依，謂博通于鳥獸草木天時人事之情狀也。”孙希且說：“博依，謂雜曲可歌詠者也。”因为他認為依是“声之依永者也。”前說比較轉弯抹角，姑从後說。
- ② 雜服，鄭康成說是“冕服皮弁之屬。”孙希且說是“私燕之所服，若深衣之屬也。”張載說是“洒扫应对投壺沃盥細碎之事。”从張說。
- ③ 兴，王夫之說：“兴，尚也。”即重視之意。藝，就是上文所說的操撫、博依、雜服等事。鄭康成說：“藝，謂礼乐射御書數。”遷就六藝之說，似失之迂。
- ④ 这句話孙希且解得較好，他說：“燕，謂入学就業也。修，修正業也。息，退而私居也。游，謂游心于居學也。”
- ⑤ 輔，就是友。

“兌命”曰：

“敬孙务时敏①，

厥修②乃來”，

其此之謂乎！

“兌命篇”說：

“唯有重視學業，按部就班，
及時努力，

學業才能有所成就”，

正是這個意思！

今之教者，

呻其占畢③，

多其訊言④，

及其數進而不顧其安⑤。

現在的教師呢，

[只知道]朗讀課文，

大量灌輸，

只顧趕進度，不管學生能不
能接受。

① 敬孙，前人解說不一。鄭康成說是“敬道孙業也。”孙希且說是“孙則其心虛。”王夫之說是“孙，有序也。”我以为結合這段大意講，敬可以接鄭說解作敬業，即重視課業；孙可以解作順序，即按步就班之意。時指及時，敏指迅速，也就是王夫之所說的“无时不敏，言不息也。”

② 厥，其也；修，所修之業也。

③ 呻，吟也，就是朗讀。畢，簡也，就是古人所用的書。占，一般根據鄭康成的說法，解作“視”。譯成今文就成了“朗讀他所看的書。”迂。王引之說：“占，讀為管。穎川人名小兒所書寫為管。……占亦簡之類。故以占畢連文。”王說較好。

④ 鄭康成以“多其訊”為一句，說：“訊，猶問也。……多其問難也。”就是說，教師提問太多。提問屬於啓發，正是“學記”作者所主張的，为什么在這裡反受責備呢？王引之的解法較好，他說：“訊字又作詐。‘爾雅’曰：‘詐，告也。’……多其訊言，猶云多其告語，謂不待學者之自悟而強語之。非謂多其問難也。”

⑤ 鄭康成讀為“言及于數。進而不顧其安。”說是“其發言出說，不首其義，動云有所法象而已。”又說是“務其所誦多，不唯其未曉。”后句還好，前句解得十分模糊。王引之則說：“及，猶汲汲也。‘爾雅’曰：‘數，疾也。’……及于數進，謂汲汲于求速進也。”從王說，進，孫希且說：“謂進學也。”就是進行教學之意。